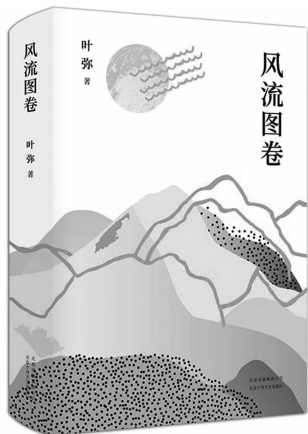


吴郭风流故事多

虽然还没有完整展现,叶弥想绘就史诗长卷的自我期待已经呼之欲出,显露端倪



《风流图卷》
叶弥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18年11月

姑苏风流,文化昌盛。不说吴越春秋,伍子胥的传奇,夫差的雄心,不说灿若繁星的历代文人墨客,迄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的大美昆曲。也不说当年青丘子的风流多难,吴门画派的云蒸霞蔚,即是在明清交替时节,钱牧斋、吴梅村,不都是文坛盟主,逞才使性,缤纷多彩?复社风流,虎丘大会,当年在南京的余怀不也常到姑苏盘桓流连忘返?岁月更迭,代不乏人。当今文坛,陆文夫、范小青,都与姑苏有关,他们的文本,也多有姑苏元素,而叶弥的新著《风流图卷》则以令人讶异的厚重恢弘,横空出世,令人大有青出于蓝后生可畏之叹。

《风流图卷》不是短章小品,不是案头清供,它有着包举宇内的万丈雄心,它有着构筑文本世界的蓬勃野心,它虽然还没有完整展现,但仅就目前看到的一、二卷的气势与格局,叶弥想绘就史诗长卷的自我期待已经呼之欲出,显露端倪。就目前的近三十万字写了吴郭城内的诸多人物的十年经历来看,叶弥着眼于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中的人物命运的奇特沉浮,既把握了历史演进节奏,更突出了人物的摇曳生姿,立意高远,不同流俗。看得出来,无论是虚构的吴郭,这个纸上的苏州,还是浩渺无垠的蓝湖,这一碧

万顷的苍茫太湖,叶弥都以近乎工笔细描的耐心与从容来一一展示它们的风华绝代,它们的江南烟水凄迷,无论是建筑、街巷、河道,还是寺院、小镇、岛屿、风情、饮食,无不娓娓道来,细腻体贴,这些近乎散文化的大量文字,切不可当作闲笔来看,它是那样的从容舒缓,又是那样的与诸多人物相得益彰。设若没有这样的空间设置,柳家骥、高大进、谢小达,甚至还有张家兄妹等人的风流韵事,就会显得突兀而少了附丽。

《风流图卷》有着浓烈的史诗意识,文本中的人物,有些只是作为背景烘托,但叶弥并不是某些小说家的天马行空,罔顾事实。书中提到了费孝通遭受挫折的著名文章,曾昭适的自杀,还有柳亚子的病逝,甚至细致到了对一些时间的推算,足见她为此做足了功课,下了不小的功夫。就是在这样的看似漫不经心的故事叙述中,诸多人物逐步丰满而立体起来。叶弥关注人物的命运起伏,更不会放过他们在癫狂岁月结束生命维护尊严的决绝方式,高大进与其情人“老丝瓜”的死,令人动魄惊心,而柳家骥的自焚又何尝不是惊天地泣鬼神?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陶云珠的命运结局,又是怎样地令人扼腕叹息无限低回啊。生死本是寻常事,但在特定的年代,

就有了别样的文本价值。柳家骥遭人暗算,以为被划成另类分子奔赴苏北却原来是一个在当年并不少见的玩笑,这样的被愚弄与惊弓之鸟状,究竟是怎样发生的?叶弥立足于她所熟悉的土地、城市,截取历史长河中的大致十年时间,以小说家的敏锐与思考,剖开历史事件之间必然的逻辑关联与因果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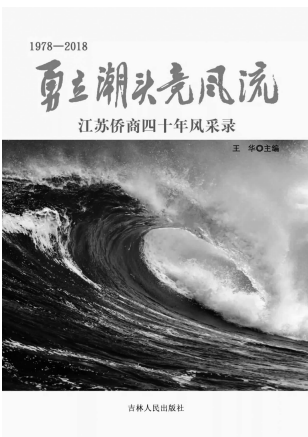
还值得一提的是《风流图卷》对语言的讲究。毋庸讳言,《风流图卷》写了很多男女情事,但这样的男欢女爱,彼此缠绵,在叶弥笔下,真是各有风采,气象万千。不说高大进、柳家骥、谢小达,就是孔燕妮的几次身体挣扎,或懵懂无知,或遭受侮辱,或自我作主,或高压之下的自我纾解,或三思之后的断然拒绝,也都是绝无雷同各有根据的啊。张柔和与汪多根一场戏,简直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绝佳桥段啊。凡此种种,叶弥都一一精心写来,张弛有度,文字之风雅,情境之天然,没有让人有硬贴强为之感,一切都是妥帖自然水到渠成。

吴郭,不是姑苏,胜似姑苏。期待着叶弥《风流图卷》的三、四卷早日问世,让读者一睹“风流图卷”的完整风貌。

雷雨

时势造英雄的又一轴形象注释

四十年的岁月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积蓄、酝酿与爆发



《江苏侨商40年风采录》
王华 主编
吉林人民出版社
2018年9月

不久前读到由王华主编,郭冬梅、王继林执行主编的《江苏侨商四十年风采录》,这是一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讴歌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作品。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,侨居海外的华商得以回到祖国大陆,播洒他们事业发展的种子,得风得雨而蔚然成林;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,无数原本只是苏北或苏南某一处乡村种地或捕鱼的农人,在他生活的那片热土上开始嫁接梦想,制造奇迹,由产品而品牌,一步步做大做强,先在大陆铺开,继而辐射海外,令企业成为跨国控股集团。而他们生命的根系则永远都在这里,在赢得人生诸多辉煌后,他们大多选择以更厚重的爱来反哺这片曾经的胞地。

这部《江苏侨商四十年风采录》,精挑细选了四十位出生于江苏(有的是原籍江苏)或在江苏投资经商做出了重大业绩的侨界翘楚,以通讯报道的形式(部分作品已显出报告文学的况味),展示了他们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。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奋斗轨迹,但无一例外的,是他们都拥有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

和在灾难(困难)面前绝不低首的坚强意志,事业与财富是他们自身价值的某种呈现形式,而回报乡梓,造福更广泛的民众才是他们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归属。比如书中放在首篇介绍的唐仲英先生,是今年6月23日以88岁高龄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过世的著名企业家。他的出生地是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,幼时因避日本侵华战乱而随父迁至重庆,后辗转去了香港,20岁由香港赴美求学,毕业于威得恩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。后在美办厂,创建钢铁服务中心;1980年已拥有了30多家企业,大多与钢铁相关;1982年他的唐氏工业集团跻身年销售超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之列,被誉为“钢铁大王”;此后又多元拓展,涉足家具、医药、生物科学、金融服务等领域,成为足迹遍布北美、南美及亚洲的超大型私人控股企业。1995年唐先生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吴江,自此开始了他在内地的一系列奉献爱心的慈善活动。截至2017年末,唐仲英基金会累计在中国捐款人民币10亿元,其中在江苏的捐款数占三分之一强。2011年善行天下·慈善大典暨第八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,唐仲英

获年度“十大慈善家”。

四十位如唐仲英一样在国内尤其在江苏广为人知的侨界精英,是通过省市各级侨办和各地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层层遴选产生的,因此它的权威性和代表性,便使得书中人物更具有张力和存史的价值。在这批特定身份的企业家身上,几乎不约而同地表现为,财富对于他们已不再是用来炫耀的个人财产,它最后的走向一定是科技、医疗、教育等服务于社会和大众的公益性、慈善性领域。他们原本来自民间,成长壮大于民间,最后也一定把所有的福报回馈于这广袤的百姓之中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爱国爱民,他们以一生之拼搏所创造的财富,让祖国变得强大,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,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。而这批可称为时代英雄的华夏儿女,恰恰是因为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,四十年的岁月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积蓄、酝酿与爆发,他们用自己勇立潮头的身影,诠释了时势造英雄这一激荡人心的交响曲。

王慧琪

小册子里的轻盈与沉重

当你恰好随意地翻起,就像读一本诗集,也许在某一页里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。



《隐匿的国度》
[法]伊夫·博纳富瓦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年5月

法国诗人伊夫·博纳富瓦的随笔集《隐匿的国度》与他的诗歌无缝对接在一起,他早年学习数学与哲学,数字的抽象功能赋予诗歌一种框架,这种框架是古典结构式的,读诗时仿佛有教堂管风琴的圣乐在你的耳旁响起。而“国度”是诗人理想中的一个写作空间,在这部随笔集中,可以明显地看到诗人即使身处异国,他也依然在构建着自己的数字诗歌国度,一个多重立体的想象时空被置于建筑物、平面绘画、行走的路途,时间的记忆之中。

诗人在博物馆面前的一幅幅名画前面驻足流连,他观察和欣赏这些画作,对它们有了了解也有未知,他说:“要放飞我的想象需要几个条件,这样我才会有非理性却又深刻的感受。”是的,哲思,有时会禁锢想象。诗人把自己的游历和画作结合起来,他凝望它们的时候,即在自己以前游历的记忆之中,也在面前的这幅画里面。“想象”和“沉思”都是博纳富瓦最想保留的东西。

站在一幅画的面前,他有时会把自己当成故事的主角。在《少女时代的亚历山德拉·大卫·内尔》的这幅画面前,他说,“我把自己当成那个考古学家,故事中的主角。通过他的眼睛,我看

到了令人惊异的场景,并最终看到了我已有预感的那种面对生命种种矛盾困惑时的焦灼。”想象力,对于诗人来说,就像要挣脱开文字符号的束缚,只与“爱”和“守望”联系,它让诗人的哲思偶尔成了累赘。所以,博纳富瓦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附录之中,才会写上文首的那段——“我知道,诗歌就是从作品的自我构筑中挣脱出来,把作品变为燃烧他们的火焰,首先要去爱,尤其爱火焰的光辉;但这种确信只是一条我永远停留在起点的路,而眼睛看着左边延伸出来的这条道路。已然有夜魂的暗影:这条我沿着它穿越数千平庸地方的路,似乎通往某个遥远的国度。”

“沉思”,当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博纳富瓦本身是学数学与哲学出身,这个思维的背景就是他的人格基调,所以在诗歌的创作中,明显感受到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交织、矛盾、和解。它与想象构成一对辩证的孪生体,作者欣赏一幅画的同时,自然地又把阅读过的书籍从脑海的记忆之中牵引出来,某种“分裂”的冲动呼之欲出——“我将撕碎《旅行者》,因为我不愿有想象的文字被密封起来,我想要的是理性分析,这

种道德经验的先决条件。”

卡尔·荣格曾认为幻觉和内心体验的本源是不可知的。“幻觉代表了一种人类情感更深刻难忘的记忆……不管理性主义者怎么说,幻想无疑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。我们通过感观经验到已知的事物,我们的直觉却指向那些未知的隐藏的事物,这些事物本质上是神秘的。在《隐匿的国度》里,我们仿佛跟随着作者跳跃、灵动又深沉的思绪,从文字中感受到诗人在这样“自问自答”的过程中,即理性又幻觉式的提供给我们一种心理原型的样本,文字内容似乎退守到作家人格凸显的充满诗意幻象的面具之后。我们读这篇游思就像在读一个人心灵的断简。

你,作为一个读者,打开这部轻薄的随笔集,把书壳去掉之后,灰色的布纹质地,银色的封面字体,简单地闪烁着微光:在崭新中流淌出光阴之源,你想探究它,它的文字与诗篇,插图都在里面了。随之而来的“重”并未让你觉得特别沉重。你探索诗人的随笔,就像诗人本人在探索那个多维之国一样,读者和诗人溯本同源性。

犹滴